

《楚帛书》书体特征浅析

魏明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楚帛书》是目前我国出土帛书中年代最早的,《楚帛书》由文字与图画两大部分组成。《楚帛书》之书法艺术风格,概为两点,其一圆融婉转,这是从笔画的角度出发,在笔画方面多使用圆笔而极少使用方笔,行笔至于笔划末端时也十分注重收笔的回还,其二开合稳健,这是从结体的角度出发,在结体方面多采用横笔而极少采以纵势,不似篆书之纵伸而极似隶书之平扁。

关键词:帛书;楚帛书;书法赏析;

中图分类号: K887.5

文献标识码: A

一、帛书之名义

帛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帛书指的是写于丝帛上的书。作为书写材质的丝帛一般有绢、缣、縑等种类,其中绢由较细的生丝造成,质地轻薄,特别便于书写和绘画;而缣是由粗丝加工而成,一般较厚而暗,具有经久耐用的特点;縑是由双丝织成,《说文》中縑为“并丝缣也”,因此縑较绢、缣更为细密精整,且不透水,是比较上等的材质。帛则是一般书写用丝质材料的通称。¹

迄今为止,经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原物主要有三批,一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8年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帛书,为书信体帛书。二是长沙蔡季襄于1942年在长沙获得的《楚帛书》。三是由湖南省博物馆主持科学考古发掘,于1973年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帛书的发现和流传经过最为纷乱的只有《楚帛书》一种。

二、《楚帛书》简介

《楚帛书》或称楚缣书、楚绢书,是目前我国出土帛书中年代最早的,《楚帛书》于1942年9月左右在湖南长沙东郊杜家坡附近子弹库盗掘出土。出土后为蔡季襄收藏,后来又为美国人柯强带到美国,帛书在美国几度易手,现存于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

三、《楚帛书》内容与结构²

《楚帛书》由文字与图画两大部分组成,文字又分为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八行文,其二是十三行文;其三是边文。八行文《四时篇》全文共八行。八行文中三个朱红色长方形框为分段符,将整篇分为三段。共二五八字。加入合文、重文九字,共二六七字。四时篇的第一段首先述远古之时,天地茫昧,伏羲以渔猎为生,开始有了人类初始的生产活动,娶女媧而生子四,于是有了人类自身之生产活动。其二是礫襁凶厉,营建城垣,先民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争取生存空间,由野蛮走向文明。其三,依据山川、四方原野的相对位置,热气寒气的寒暑分布状况,认识到山川河流的方位与分布,为空间观念的开始。其四,当时尚未有纪日纪月,仅仅依据四季的自然变化认识到四时与岁,为时间观念的开始。

第二段首先述先民依据树木的四季变化而知有岁之周而复始,经过千有百岁,而后知结绳以纪日纪月。其二尚不知九州与山陵的划分,四神以五色表柱测试日月五星运行的道度,依据

¹ 陈松长《帛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第5页

² 刘信芳《子弹库楚墓出土文献研究》艺文印书馆2002年 第11页

北斗测定天之南东与西，四极持正，九州与山陵的划分也就有了依据。天应分为九天，地分为九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天与地之何处相应。其三，帝舜之时已知依据日月在天旁的运行轨道纪日纪月。

第三段先述共工之时，已有干支纪日。其二，依据行星在恒星系中的移动轨迹建立起纪时体系。其三历代司天之官观测日月运行的经验积累传至商代相士，已有宵朝昼夕的时分认识。

十三行文天象篇全文共十三行。第一至十二行每行三十四字。第十三行仅三字。篇中有三个朱红色的长方形框，同为分段符，合计四一一字。加入合文、重文十字共四二一字。天象篇深意在于，自然诸神能降福于民亦能为祸于民，顺应天道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平安，若违失其道则为害更烈。由此知先民面对自然灾害主张由天帝来主持山川河流的自然恢复，实乃经千有百年，而后有此认识。其中包含者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边文为宜忌篇。共十二段，作旋转状排列，其中一段居于一方。四隅分别有青、赤、白、黑四木，以表四时之位，每段各附有一神像。每一小段可以分为内外二层，内层三字为章题，三字中的首字为该月月名，其下二字为该月的宜忌之事。章题均位于所居神像的左上方，起自“取于下”顺时针排列，每边各三章题分属于春夏秋冬四时，每章题外层均有相对的一段文字，记载于所居神像之左下即外层十二段文字，每段以曰字起首继之以月名，再次记载各月之宜忌，文末标以长方形框表示该段文字结束。

四、关于《楚帛书》的研究

对于《楚帛书》的研究主要以《楚帛书》的摹本、照片、实物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主要以蔡季襄《晚周缙书考证》一书中所刊布的蔡季襄长子蔡修涣的临写本和复制本为研究对象，蔡氏的研究虽有一些误释和主观臆测，但也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依据，比如陈槃的《先秦两汉帛书考》，考证帛书中部分图像为《山海经》中所述神物、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首先论及帛书性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至缙书》认为《楚帛书》当以十三行文为正置。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主要以美国弗利亚美术馆的全色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弗利亚美术馆拍摄《楚帛书》原物的全色照片史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虽然拍摄技术条件有限并且《楚帛书》本身已经残损比较严重，然较之蔡氏版本更加客观能反映帛书内容。这一阶段研究论著所可表者有：梅原末治的《近时出现的文字资料》所附有《楚帛书》之摹本但仅有八行文之局部，而且未有考释。随之有饶宗颐的《长沙出土战国缙书新释》，文中所作摹本比蔡氏本多一百多字，而文中对“祝融”、“四海”、“青阳”的考证，亦多为学者所称引。又有李学勤的《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中发现《楚帛书》第三个边文十二月为《尔雅·释天》所载的十二月月名。以及陈梦家的《战国帛书考》与古代月令等文献之性质相近，并应属于战国中期之楚月令，为专门研究《楚帛书》性质之先声。此外还有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缙书及其有关问题》、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以及日本学者林已奈夫的《长沙出土楚帛书考》等，这些论述使楚帛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主要以大都会博物馆拍摄的红外线照片为研究对象。红外线照片的图文较之于以往各版本更接近与《楚帛书》真相，为帛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饶宗颐的《楚缙书疏证》一文应用大都会博物馆的红外线照片并且参考放大十二倍的最佳影本，对帛书进行了全面疏解。另有巴纳德《楚帛书译注》对帛书新照片资料的提供和传布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内学者中有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

书》，该书共三部分，一是楚帛书的研究概况，二是楚帛书的结构、内容与性质，三是释文考证。

第四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对帛书结构的重新认识和对所谓第二帛书的探讨。³几十年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以中间八行文为首，按照八行、十三行、边文的顺序读。第二，以中间十三行文为首，按照十三行、八行、边文顺序读。

五、楚文字之特征

我们这里所说的楚文字指的是楚系文字，胡小石先生《论古文之变迁》云：“异姓诸国之书体……与周之温厚而行笔短者迥别，此中复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至齐楚之分，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饶宗颐先生在《楚帛书之书法艺术》中据当时所见的一些出土材料如钟铭与楚简文字认为楚文字在书写方面“纵势横势无不具备。曾侯乙墓钟铭字体作长方形而盘曲奇诡，蔡侯钟更加瘦长，奇古益甚。皆取纵势。若信阳、望山竹简，则较为整饬，结构扁平，唯横划多欹斜，则取纵势。纵势近篆，而衡势近隶，此其大较也。”⁴

六、《楚帛书》之书法艺术赏析

下面具体从点画、结体、章法、风格等方面对《楚帛书》进行书法赏析。

（一）点画

点画说的是书写汉字时使用毛笔的基本方法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美感。在书法艺术中点画不仅是构形的基础，同时用特殊方法表现出来的笔画形态更会给欣赏者带来无限的美感。⁵

（1）横划上，入笔时通常有一顿笔，起笔厚重，出笔时与马王堆帛书相较不作顺势而出，马王堆帛书的横划多作“扬”笔，而在楚帛书中可以看出笔锋在横划的尾部有一个下垂并回转的动作。因此从笔画的曲直上看，整个笔画又呈现出一个弧度。

（2）竖画与斜画上，多见曲笔，虽然早已不是“初造书契”时的“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但在“川”、“州”等字中仍可见其象形意味。还有不少曲笔与直笔相结合的字如“则”、“西”等字，曲线与直线的巧妙结合分割了字内的布白空间，使得整个字看起来有一种动静相融的美感。

（3）在笔画的转折处多为圆转，如“西”、“水”、“思”等字，但“乃”字转折处则多为方笔。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装饰性笔画如“山”字。

（二）结体

结体在书法中即是结构的另一称谓，点画的组合安排构成了字的结体，之所以叫结体是为了强调一个字的整体形势与风貌。

《楚帛书》结体上多横向取势，扁圆融，如“其”、“未”、“壬”等字，这一点与金文大不相同，金文通常结体修长纵向取势。在《楚帛书》中常见匀称协调之美，“北”、“至”、“同”、“星”等字疏密均匀、长短平齐。如果一味追求匀称，难免显得空乏单调，《楚帛书》中除了结体匀称之外，也有不少字呈现欹侧的势态，如“神”、“祀”等字左低右高，如“杀”、“攻”“精”又呈左高右低，这样使得字的结体富于变化，不至于平乏僵

³ 陈松长《帛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第 100 页

⁴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 342 页

⁵ 虞晓勇《书法美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38 页

硬。

（三）章法

章法又称为分间布局，是书家对字与字、行与行乃至全篇进行的处理，作品的宏观效果很大程度上在章法布局上表现出来。⁶《楚帛书》的章法分篇来看布局，《四时篇》，一共八行，前三行每行 36 字，四至七行每行 35 字，末行十字。其中有分段符号“口”前两个分隔符号不占一字空间，最后一个分隔符占一字空间。《天象篇》共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分段符号三个，各占一字空间。《宜忌篇》共十二段边文，分别散布于帛书四方，其中每三段居于一方，就总体而言，《楚帛书》在篇章布局上横成行竖成列，字与字、行列之间齐整匀称，但再着眼细处又可以看到《楚帛书》的空间布白并不拘泥于行列的框架之中，我们可以从《楚帛书》放大的分段图版中看到部分一纵列中字与字之间有统一朝向、欹侧的配合，呈现出一种匀称和谐而又灵动活脱的章法美。

（四）风格

综上所述可略知《楚帛书》之艺术风格，概为两点，其一圆融婉转，这是从笔画的角度出发，在笔画方面多使用圆笔而极少使用方笔，行笔至于笔划末端时也十分注重收笔的回还，而不似包山、郭店楚简所见的顺势出锋的锋利，近似于篆书婉转的写法，因而在笔画方面表现出圆融婉转的艺术风格，其二开合稳健，这是从结体的角度出发，在结体方面多采用横笔而极少采以纵势，不似篆书之纵伸而极似隶书之平扁。

参考文献

- [1] 陈松长《帛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 [2] 刘信芳《子弹库楚墓出土文献研究》艺文印书馆 2002 年
- [3]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 1985 年
- [4]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1993 年
- [5] 虞晓勇《书法美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 [6] 郑礼动《楚帛书文字研究》国立中正大学硕士论文 2007 年

An Analysis on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Chu silk manuscript

Wei M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silk manuscript of Chu is the earliest unearthed manuscript in China, the silk manuscript of Chu is composed by two parts, including the text part and the image part.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can be summarized as two points: 1. From the character point, it often use round strokes rather than square strokes, and a rotation is very common at the end of strokes. 2. From the structure point, it show the transverse trend.

Keywords: Silk manuscript; The silk manuscript of Chu; Calligraphy style

⁶ 虞晓勇《书法美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101 页